

我们的节日春节

把每一天都过成新年

■张宏宇

新年的清晨,打开窗户,清新的阳光,微冷的空气,一个干净的早晨,新年就是这么好。
新年的来临,总是让人快乐的,可以忘掉忧伤与失落,委屈和痛苦。新年里更多的词汇是:愉悦和憧憬。
新年这一天,和其它的日子一样,不会多一分钟也不会少一秒钟,会有风也会有雨。但新年这一天拥有着不一样的心情,心情是美好的,心里是暖暖的。在新年的钟声里,许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,都有了幸福的表情。
新年来了,阳光雨水,空气和心情,都是新鲜的。在新年的时光里,揣着一颗

清新的心,过着崭新的日子,虽然生活还是那样平凡,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老,比如爱与希望。新年就是辞旧迎新,“年年岁岁春相似,岁岁年年景不同。”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新年是一种温暖,幸福顷刻间写在脸上,在新的生命年轮中,我们每个人都种着自己的梦想。
生活中,只要我们学会放下一些东西,日子便会变得简单。虽然每一天依然忙忙碌碌的,但只要把每一天过成新年,就可以活得出彩而不乏味。最重要的是,新年会让我们心底温暖,内心有爱。我们要把过去每一段走过的路,细细密密地把它扎成岁月的花朵,在未来的日子里飘满花香。

新年,唤起新的起点,我们在成长中感受成熟和美好。把每一天都过成新年,新年每一天都是崭新的,翻过旧的一页,打开新的一页,带给我们一年无限的希望。新年万象更新,新在美好的新生,新在希望的萌芽。只要我们从容地面对生活,用心做好每一件事,每一天都会怒放幸福,绽放芬芳。
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,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希望,新的动力。每一天都是新年,让我们健康愉快地过好每一天。新年的钟声敲响,新的脚步迈开,新的希望就在前边,愿我们把每一天都过成新年。

幼时年事

■鲍海英

小时候,我最喜欢过年。
我穿着妈妈连夜赶制的花棉袄,拎着奶奶用油纸糊成的小灯笼,男孩子揣着几个红红的鞭炮,女孩子口袋里装的是糖块,我们姐弟几个高兴地在院子里追逐……
儿时过年似乎是从腊月扫房开始,记得那个时候几乎家家都有的几件摆设:三节红腊柜,上面摆着茶坛、掸瓶、帽盒,还有一个大件就是挂在柜子上方山墙上的“靠山镜”,几乎占据了整面的山墙,镜子两旁是四条屏,上面绘着四季风景或花鸟虫鱼,十分地好看。平日里舍不得挂的绣花门帘也会拿出来挂上,上面绣有“八仙借伞”之类的图案,让家立刻变得与平日不一样,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蓬荜生辉。还有就是贴年画,过年赶集的时候总要买几张年画回来,年画有图又有故事,家里买不全,小孩子就要挨家去看别人家的年画。

守岁是年的高潮,年三十的这天下午,一家人吃完饭就围坐在一起守岁了,一年365个夜,只有这一夜讲究最多,说话要说吉祥话,诸如不能说“坏了”“破了”“完了”之类。除夕夜发压岁钱之前不能睡觉,因为这一夜预示着你一年的精气神儿。可是由于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视,再加上吃得饱,总是熬一会儿就困,于是大人们就想法子哄孩子们不睡,猜谜语,讲故事,到了12点外面放完鞭炮还要洗脸,然后在早就铺好的垫子上面给老人们磕头,边磕边眼巴巴地等着老人从口袋里往外掏压岁钱。
初一的早晨是不可以睡懒觉的,因为有人来拜年,家里的男人也要出去给别人家拜年。儿时住的村子几乎都是一个个家族的,所以拜年很有讲究,除夕的夜里吃完饺子男人们都要到供奉“家堂”的地方去拜祖宗,初一的早晨是男人们拜年,六七岁大的男孩子都要被带着去

年画情结

■俞国荣

赏年画、贴年画向来是我年前的“必修课”,它已陪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,这是升腾在我心里的一道愉悦而美丽的风景,是我从心里打开通往新年的第一扇“门户”。每年年关母亲到墟镇采买过年物品时,我都会跟随着母亲前往,既欣赏年画亦帮母亲选购心仪的年画。
年前乡下的墟场甚是热闹,年画市场的兴旺更是别样红火,以至每个墟镇都会临时辟出一条街道,专作年画对贴的经营场所,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
但见应节喜庆年画和对联铺天盖地琳琅满目,其夸张的人物造型和艳丽多姿的色彩相当吸睛,它彰显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、企盼,并且展示着人们所寄予希望的祥和、喜庆的氛围,真是让人陶醉。
张贴买回的年画,这是辞旧迎新的过程,喜滋滋的我总爱哼着欢快的小调,边欣赏边小心翼翼地将对联贴在大门上,把新年画贴上去,再顺手把旧年画转贴在堂屋的墙壁上,这样的余物利用,可遮盖因灶膛长年烟熏火燎而染黑了的墙壁,发挥美化装饰作用,不经意间竟又形成了年画画廊的效果,新画旧画总相宜,为寒舍陋室增色不少,我很欣赏和享受这个愉悦的过程。
现在的我,每年年关依然执着地徜徉在人头攒动的小镇年画廊中,一如从前地寻觅、欣赏、选购,就这样在年画快乐的氛围里,走过青春年少、迈入中年,与年画一起图腾着美好生活愿望的美景。

春节,把最好的带回家

■白万伟

春节,无论身处何地、何种境遇,我们的心都会释然放空、调至暖,向着家的方向,不辞辛劳、辗转奔波,与故乡相拥,与家人团聚。多年离家,恍然成“客”。故而,年终,我总在筹划,一定要将除年货之外,最好的礼物,塞入行李,共赴归程。
故乡,忆最是蓝天。雾霾当道的日子,那片任性透透的“故乡蓝”,就愈发清澈,屡屡入梦。春节,一定将新买的相机、手机带回家,全景记录下那片迷人的“故乡蓝”,以及那片天空下令我魂牵梦萦的山川树石、田野老屋,令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味道、邻里乡亲,还有生我养我的年迈爹娘;这将是我来年“反哺”的给养,永远的乡愁。
无论多忙,写作,我一直在默默坚守。春节,一定将新写的散文整理、打印、装订带回家,读给父母听,留给二老看。相信这些透着温度的文字,定将在老家“接地气”的熏陶下,变得更有味道和厚度。
妻子说:做家务的男人,最有魅力。我信了。工作之余,时常下厨,并跟着电视网络琢磨了几道拿手菜,且屡试不爽,一不小心夺了妻子家庭主厨的位子。春节,一定将新学的做菜手艺带回家,孝敬一下父母。用土生土长的红薯,做盘拔丝红薯;用家种黄豆制的前豆腐,做盘麻婆豆腐;用家养土猪的前

腿,做顿红烧肘子;用农家肥种的南瓜,做锅南瓜八宝粥……由我掌勺的年夜饭,定会弥补很少回家的亏欠,让辛苦一年的父母略感安慰,绽放笑颜。
女儿是我的小棉袄,更是父母的宝贝。一晃,从小小不点儿,长成了大姑娘。春节,一定将长大的女儿带回家。我也会鼓励女儿将新年的歌曲,唱给爷爷奶奶听;告诉女儿给奶奶梳一梳头,给爷爷捶一捶背。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,定会让父母幸福满满。
有一道“我们还能陪父母多久”的算术题,一直现实而残酷地拷问着我的心。每过春节,快乐之外,还有伤感,伤感于陪伴父母的次数又减一次。春节,一定要尽可能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,把手机放下,网络关掉,把活动压缩、应酬减少,将更多陪伴父母的时间带回家,陪父母晒晒太阳聊聊天,回忆过往、了解近况、谈论将来;陪父母逛逛街串串门儿,与乡邻互致问候,加深感情;陪父母干点活,吃顿饭,哪怕默不作声坐一会儿,都是最温暖的时光。
回家过年。离家在外,风光也罢、落魄也罢,成功也罢、失败也罢;有为也罢、无为也罢;春节,这一刻,我们都回归一个共同的角色:故乡游子,父母的孩子。即便回家变回铁蛋、翠花,对故乡、对父母而言,你,始终都是春节带回家的最好礼物!

故乡的春联

■俞益萍

往日时光一如昨天,小学三年级寒假的一天早上,母亲早早叫醒我,在房屋后空地上扫一大片落叶,村中几个男生一起抬四个方桌拼在一起,又放了板凳;好几个村的对联都是父亲一字一字写出来。那带着墨香的对联铺满空地,小石子、小凳子和书都成压对子的工具。站在对联中拿着竹竿,把风吹歪滑到

边的小石头推正;赶走好奇跑来对边的小溜达的鸡鸭。千百张对联整齐地排在地上,横批夹在晒床单的绳子上。北风自树梢吹来,悬空整排的对联,争先恐后地飘起优雅的舞姿;为浓浓的新春做了第一次的排练。一阵阵风吹得红纸哗啦啦响,有种沙场点兵的气势。
红色的对联阵势如一团祥和

作品

年年有约



一名70后的过年记忆

■韩浩月

去年的春节感觉没过多久,又到新一年的春节了。大人与孩子心目中的春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答案是:大人害怕过春节,不喜欢那种“转瞬又一年”的感觉,而孩子盼着过春节,一年盼到头,觉得时间特别缓慢。
作为一名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的人,对于过年这件事,70后恐怕要比80后、90后的人要有更深的感触:物质匮乏时代的年,才更有年味——这句话貌似矛盾,但事实的确如此,也正是随着日子越过越好,人们才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的,反倒是碗里有块肉就能幸福好几天的日子,过年才有节庆的气氛。

我对过年的印象,还不只是那些丰富的吃食、欢乐的庆祝活动,而是那种过年的氛围,尤其是家庭情绪,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:平时脾气暴躁的家长,临近过年的时候,脸上有了笑模样,而整日唠叨的大人,虽然还少不了唠叨的毛病,但语音里明显多了些欢欣……那些平时因为调皮被呵斥甚至劈头盖脸被打一顿的孩子,每逢春节到来前,胆子也大了几分,哪怕再闹腾,换来顶多是家长骂一顿,打是不会挨打的了。

这大约是继承了农耕社会的传统:过年的时候不能生气,要吃好的喝好的,大人孩子都要尽情玩耍,见人要说喜庆话,哪怕日子过得窘迫,但就算装也得装出个得意满的样子,过大年的,没人愿意看到谁脸着一张黑脸。种了一年地,受了一年苦,年底就算盘算收成时不理想,也得咬咬牙把一口气咽了,等过了年,再去卖力气,再去拼。
所以,农村孩子盼过年,除了盼一个热闹外,隐约也盼的是,能够有一个正常的、温馨的、友好的环境,在这个环境里感受到爱、欢乐、安全感。发明春节的祖先们有先见之明,立了种种的规矩,因为这些规矩都是盼着人好,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……现在大城市里不还流行一句话: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,每逢春节临近,一线大都市的火车站,就塞满了乡愁,平时在写字楼里互称英文名的白领们,又变成了回乡过年的秀娟、阿香、建军、建国……

我也是回乡过年大军中的一员。童年过春节的记忆,已经渐渐模糊了,但过年的兴奋心态还是有的,骨子里的基因也决定了,快过年的时候脸上要喜气洋洋,要对孩子尽量友好,把零花钱给足,宠着点儿也没关系,因为童年时候,祖辈、父辈的人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
童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三件事,一件是放炮仗,一件是拜年,还有一件是看舞狮子。对于孩子来说,放炮仗是过年

时最刺激、也是最符合“合理捣乱”范围内的一件事了。村里供销社,早早地就进货了,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,村里就没停过爆竹声响,土路上就没缺过一片大红的爆竹皮。很少有孩子正经放爆竹,都是变着花样放,最常见的就是往粪坑里扔炮仗,炸得满墙、满地都是大粪,事惹大了,免不了被大人揪住象征性地踢几脚。还有一种放炮仗的方式,就是每人手里捏一只炮仗,喊声“一二三”之后点火,然后拼谁胆大,最后把炮仗扔出手的那个孩子,是“英雄”,就是这样,每年村里都有某个孩子的某根手指,被炸肿或炸裂了。

拜年是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获得收入的渠道。先给直系亲属拜年,后给家族长辈拜年,最后给村里走动较多的邻居拜年,无论给谁拜年,孩子们都很直接,过年话不用说,一个头磕下去,人家就懂了,一个红包就塞进手里或口袋里,红包里装着从五毛到五元不等面值的钞票,没红包给的,就塞一把花生或者糖块,大年初一一整天下来,每个孩子都成了小小的富翁,要赶在父母把压岁钱收去“代管”之前,能挥霍多少就挥霍多少。

孩子花钱的地方,要去县城里,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,集中在县城中心繁华地带,人群挤得像个麻绳疙瘩,但大家都不嫌挤,觉得只有这么挤,才有过年的劲儿。除非有一样,舞狮队过来的时候,人群会一下子散开,不敢不散开,为了欢迎舞狮队,每家单位都会点燃一串炮仗,被炸到就不是小伤,另外,舞狮人当中那个藏在狮子肚子里的家伙,有时会犯坏,被他蹬上一脚,也够受的。最大的舞狮队有几十号人,除了大大小小的狮子,还有划旱船、骑毛驴、踩高跷的表演,怎么看也不够,通常会有一些孩子会从跟到尾,一直到快天黑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至于穿新衣、吃美食,这在孩子的春节生活当中,就不算什么大事了。相比于物质供给上的富足,孩子对过年的最大需求,其实是精神满足,只要能开心地玩,其他都不算什么。这是我很久之后才想明白的一件事情。都说现在孩子们过春节觉得没意思,不在于红包越来越厚,也不在于能够往有海有海的南方飞,而在于现在的孩子,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,放肆地疯玩,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,与整个社会建立起某种联系。

作为一名70后,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四十来岁春节的人,想告诉那些愿意把春节过得有意思一些的朋友们,春节最好的过法,是让自己的情绪饱满一些,忘记一年来的辛苦与烦恼,像个孩子那样,投入地、开心地玩起来。

拜年年年新 心意岁岁醇

■宋莺

拜年是民间的传统习俗,是人们辞旧迎新、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。古时“拜年”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辈拜贺新年,包括向长辈叩头施礼、祝贺新年如意、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。遇同辈亲友,也要施礼道贺。拜年的时间一般为初一至初五,过了腊月初八就走亲访友多被视为拜早年,而正月初五以后、十五之前走亲访友为拜晚年。
那一个平淡中透着欢欣祥和的新年记忆,恍如昨日,历历弥新,各种拜年形式背后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……怎一个“情”字了得!

记得小时候,大年初一,我和姐姐便会穿上新衣,去给爷爷奶奶拜年,把小椅子往前一摆,跪在上面,像模像样地给爷爷奶奶作揖拜年,祝福爷爷奶奶健康长寿。爷爷奶奶受拜以后,总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发给我和姐姐。

小时候,春节两天,带着糖果等礼品跟着父母走家串户,去给长辈们拜年。有时春节,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不能回家过年,妈妈就给爸爸写长长的信,或拍封言简意赅的电报,这浓浓的夫妻情、母子情、父女情都由信鸽衔着这两地书,在空中悠悠地传递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家里摆了个公用电话摊,每逢除夕晚上,冷清的街上关门闭户,只有我家公用电话前排起长队,都是等着电话拜年的人们,听着他们一句句暖人心的问候,真不忍心收他们昂贵的电话费。1995年,我有了一个数字传呼机,那时一到春节,传呼机就会响个不停,我就冲到电话摊去回电话。后来就有了中文传呼机,总算可以将祝福用文字传递了。再后来就有了手机,过年会收到很多拜年短信。
我读书时,会用省下来的零花钱去买精心挑选的贺卡,用贺卡拜年。读研时,我喜欢给朋友用邮件发电子贺卡拜年,那唯美的动漫画面再配上美妙的音乐,感觉在送上温馨祝福的同时,让心与心一起分享、碰撞,一起经历一次纯净美好的洗礼!

后来大家开始用微博、微信拜年,或视频拜年,并与朋友们分享自己拍摄的新年照片、视频等。和千篇一律且拥挤不堪的拜年短信相比,似乎还更省钱、省力,且事半功倍,不用担心电话占线,更不用四处走亲访友,动动手指就能向各方朋友表达心意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拜年的方式怎样改变,人们通过拜年传递的各种感情,表达的各种心意永远不变,如岁月酿的那壶老酒,越久越醇!